

士風與道統：林希元學術及其《四書存疑》*

陳逢源**

(收稿日期：112年7月10日；接受刊登日期：113年2月5日)

提要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生於明成化十七年（1481），卒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八十五，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舉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嘉靖元年（1522）上呈〈新政八要疏〉，以助新局；任廣東按察僉事，撰〈學政三編〉，以端正士風；任大理寺右寺丞，撰〈王政附言疏〉二十一條等，標舉儒學治國，確立治平大政，甚至對於內外之患，都有務實之策，卻以改正《大學》經傳主張，廢居於家，雖然與世齟齬，但進退之際，為學、為官、為人皆無違於儒者志懷，撰成《四書存疑》不僅是舉業之作而已，更是致敬蔡清，延續朱學的學術事業，一生學術之心得。林希元是建立閩學學脈重要推手，《四書存疑》能夠得見明代晚期程、朱理學義理思考成果，因此本文嘗試釐清林希元學思歷程，梳理《四書存疑》學術系譜，深入晚明多元競逐思想觀察，期以還原林希元學思成就。

關鍵詞：林希元、四書存疑、閩學、舉業、朱學

* 本篇論文曾發表於成功大學中文系，2023年9月22日舉辦之第十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乃是執行科技部「明代四書學中朱學系譜——以蔡清《四書蒙引》、陳琛《四書淺說》、林希元《四書存疑》為核心之考察」計畫所獲得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4-145-MY3，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助理李松駿同學協助檢覈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生於明成化十七年（1481），卒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八十五，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林希元於正德十一年（1516）丙子福建鄉試中舉，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上呈〈新政八要疏〉，以立邦國之基；任泗州通判，則有〈荒政叢言疏〉，提出救災活民之術；任廣東按察僉事，則有端正士風之策；任大理寺右寺丞，則有〈王政附言疏〉等，凡所主張，無不秉儒者治國之念，以求匡正風俗，甚至對於內外之患，也都有務實之策，剴切陳言，卻屢屢受挫，嘉靖十四年（1535）謫守欽州，卓有治績，後起用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兼管珠池兵備，也頗有建樹，然而卻於嘉靖二十年（1541）落職回鄉，最終未能得復。《明史·儒林傳》僅有「與琛同年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坐考察不謹罷歸。所著《存疑》等書，與琛所著《易經通典》、《四書淺說》，並為舉業所宗。」¹陳述簡單，地位既附屬於陳琛，成就所在，也僅是為舉業所宗。相較之下，焦竑《國朝獻徵錄》言其「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至於其勇於任事，也真正做到「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雖然與世相違，落職於家²，然而以學術為志業，真正做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³，成就不應以得失論，誠如蔡獻臣〈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云：

惟是生平蒿目憂世，抗論勇為。當世廟初，筮仕南寺，即上〈新政八要〉，其後復有〈荒政叢言〉、〈王政附言〉諸疏，亦皆聳動中外，見諸施行。而大同、遼東兵變，及守欽力主征交之議，大為當事所惻目。故先生官蹟而起，起而復蹟，竟不獲大用，以老既罷，而欽人生祠祀之。歿又二十年，而學使者祀之黌宮。今讀其疏，纖悉剴切，盡關天下大計，即晁、賈、歐、蘇，未能過之。而其他詩若文，雄勁典質，俱發其中之所欲言，而大指不背于紫陽。即年逾大耋，室如懸磬，而桑梓利病，不憚再三為地方諸公往復。其志氣磊磊落落，雖犀可割、虹可貫，奔、育可奪矣。故為紫峰（陳琛）易，為先生難。幸而成則為襄惠（張岳），不幸而不成則為先生。所

¹ 明·張廷玉等撰：〈儒林一〉，《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卷282，頁7235。

² 明·焦竑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106（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6月），卷120，頁37。

³ 宋·朱熹撰：〈盡心上〉，《孟子集注》卷13，收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351。

能者人，不能者天。然先生學之大儒，入而名卿，出而良吏，歿而言立，即安南四崗之復，都統之授，人謂林知州六疏，賢于十萬之師。夫是之謂不朽，論者無以其際遇之齟齬，而妄置軒輊哉！⁴

可見林希元雖然與世齟齬，但進退之際無違儒者本分，甚至明末將頽之際，更可見憂慮之深，識見之遠，誠為明代閩學朱學一脈殿軍，云：

先生自泗州歸，無日不以讀書解經為事。其學專主程、朱，嘗恨不得及虛齋先生之門，于良知新說尤所不喜。所著《四書、易經存疑》，丞南時復加刪定，而《太極圖解》、《讀史疑斷》、《考古異聞》、《古文類抄》諸書，皆行于世。晚復考證《大學》古本，為改正經傳，疏上之，竟以此得削籍。……蓋其忘私徇國之心出乎天性，且學究精微，體驗真切。……至其晚歲歸來，家無擔儲，著書淑世，死而後已，則先生之事業悉從德性學問中來。所謂有體有用之士，先生真其人與！⁵

林希元躬行實踐，有體有用，行事與學問皆可傳世，相關事蹟見蔡獻臣撰〈林次崖先生傳〉，以及清人所修《福建通志》⁶，而近人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集》並且編撰〈林次崖希元先生年譜〉附之於其後，皆可提供參考。⁷林希元篤志勵行，學行所在，遂有可以考見的內容。事實上，明代閩學從蔡清、陳琛而下，林希元無疑是極重要學者，不僅受蔡清後人請託重刊《蒙引初稿》，撰成〈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成為了解蔡清最重要文獻，而「元之學也後，每恨不得與諸賢及先生之門」⁸，更可見其景仰；而與陳琛友好，引為同道，琛為欽慕，云：「希元愚戇無似，於時多齟齬，戀升斗之祿，徒慕紫峰之高，而未能脫屣從之。」⁹可見兩人交情，明代閩學一脈，雖以蔡清為首，但是考察彼此關

⁴ 明·蔡獻臣撰：〈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卷首，頁1-2。

⁵ 明·蔡獻臣撰：〈林次崖先生傳〉，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首，頁12。

⁶ 清·金鉉、鄭開極纂修：《〔康熙〕福建通志》下冊，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35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2月），頁2309-2310。

⁷ 何丙仲撰：〈林次崖希元先生年譜〉，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頁709-738。

⁸ 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4，頁533-537。

⁹ 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贈陳紫峰先生南歸序〉，《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9，頁333-334。

係，其實是以林希元為核心所形成的學術社群。然而過往既乏關注，晚近以地域為研究重點，開始建立觀察的線索，王一樵撰〈從「輔翼聖教」到「改正經傳」：林希元思想研究〉一文，言其學術主張，¹⁰後又完成《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以「得君行道」與「改正經傳」一節，勾勒林希元學術之所向，甚至言其「透過《四書存疑》撰寫，林希元在明帝國的邊緣發動的是一場思想的戰爭」¹¹。高令印、高秀華《朱子學通論》則列林希元為明代後期福建朱學傳衍最後一人，¹²則又可見林希元《四書存疑》並不僅是舉業之作而已，而是致敬蔡清，延續朱學的學術事業，以其思慮也深，辨析也切，大助於明晚期多元思潮的了解。只是林希元思想究竟，《四書存疑》的義理內涵，尚未有深入的觀察，成為學術失落環節，是以檢視其文集，分析四書義理的思考，期以對於明代閩學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學術所向

林希元世代為農家，好讀書，六歲讀書，以科舉為事，師承並不明顯，自覺生於海濱之地，見聞不廣，頗為遺憾，因此對於鄉賢前輩蔡清之關注，以及朱學為宗的信念，展現區域鄉土認同情懷則是頗為強烈，云：

元平生頗有書癖，不幸生長海濱，少不接中州文獻，又遭家多難，年二十一始獲就學。鄉有先正蔡虛齋，竟不及游其門，終身為恨。求師當世洪筆麗藻之士，則不入于理家；談道德者，又空虛詭誕之溺而無用。不得已，求之于心，亦時有見。然知音者希，裁正無人，重以疑惑為心，良亦苦矣。邇以鄙見求正高明，乃獨蒙與可，私心之喜豈特知己之故，實得朋之幸也。對面劇論，尤為至願。寒食考滿北上，此願想可以償矣。竊謂執事有所得，亦宜隨手筆之，以備他日參考，庶道理有所發明。緣這道理無窮，不是一人能見得盡，亦不是一家事拾遺補漏，固前輩所望于後人也。然紫陽之學，占得地步大，未可輕議，其遺缺處要亦千百之一二耳。元所以不敢盡

¹⁰ 王一樵撰：〈從「輔翼聖教」到「改正經傳」：林希元思想研究〉，《史耘》第10期（2004年9月），頁23-45。

¹¹ 王一樵撰：《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頁73。

¹² 高令印、高秀華撰：《朱子學通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頁301-308。

同于彼者，亦拾遺補漏，效忠前輩之意，非敢故為異同也。¹³

林希元言其學術出於自學，渴慕之情，溢於言表，因此樂有切磋之友，至於麗藻之士，有失於理；談道德者，流於虛妄，均非林希元認可學人，然細究學術之增長，其中有些線索頗堪玩味。首先是對於蔡清的尊仰，乃是欽羨終身；其次，雖以朱學為宗，卻也容許拾遺補漏，朱熹學術遺缺僅是千百之一二，認為未可輕議，展現遠宗朱熹、近尊蔡清的學術立場，成為明代閩學一脈重要原則。甚至據以檢討時政風潮，云：

考亭而後復三百有餘年矣，國朝以經術造士取之，以是尊經也。又胡不聞近世之病經有三，科舉也、詩文也、道學也。科舉以經義，已則支裂經言，押闔時好，其失也市；詩文以紀述，已則遺外經傳，雕鏤枝葉，其失也荒；道學以希聖，已則塵落故實，空談性解，其失也霸。三者出而經蕪矣。……紆紆徐徐，握道之樞；勉勉汲汲，循道之則；淵淵默默，守道之極；暗暗昧昧，明道乃會；纖纖剪剪，斯道乃顯。孰能與於斯哉？其吾虛齋夫子乎！¹⁴

林希元標舉個人的觀察，對於學術風氣反省既深，對於蔡清推尊已極，四書既是解決現實科舉、詩文、道學問題的必要文本，也是國朝舉士的重要經典，從朱熹學術以下，尊經明道的事業，也就有更為清楚的脈絡。事實上，林希元與陳琛相友好，而陳琛為蔡清門人¹⁵，從門人而及於蔡清，對於蔡清學術的了解，不僅是鄉賢前輩而已，而是有相應的管道，此於〈贈陳紫峰先生南歸序〉云：

紫峰少以才名望鄉國，學子出其門，往往掇巍科，登顯仕，禮部再試，名動縉紳公卿，皆欲虛位以讓。使工於進取，不數年，公輔可立致。而紫峰乃恬然自守，足不及公卿之門。方以母老，屢求退。勢利斗進，泊然無所入於其心。其光明卓偉，孰敢望而及？是故紫峰道德之士也，進于功名矣。客曰：「夫有所受之與？」元曰：

¹³ 明·林希元撰：〈與王藥谷中丞書〉，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54，頁190。

¹⁴ 明·林希元撰：〈重刊四書蒙引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7，頁242。

¹⁵ 清·周學曾、尤遜恭纂，吳之鏗修：〈人物志·名臣之二〉，《[道光]晉江縣志》（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抄本影印），卷38，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冊25，（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卷38，頁647，云：「初學於李聰，聰引琛學於虛齋。虛齋異之，嘗語琛曰：『吾所發憤涵泳而僅得者，不意子皆已得之。』屈引輩與為禮。琛固辭，乃師事焉。」

「紫峰，虛齋夫子高弟子也。虛齋以理學名海內，筮仕餘二十年，立朝不幾年，視學江右，又不一而致其事。當時人多疑之，至今而後稱焉。蓋賢人君子進退自有道，未易以常情臆度焉。希元愚戇無似，於時多齟齬，戀升斗之祿，徒慕紫峰之高，而未能脫屣從之，安得不拳拳致意於紫峰耶？」¹⁶

「筮仕餘二十年，立朝不幾年」的觀察，一如黃榦所撰朱熹〈行狀〉云：「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¹⁷其中類比，顯然是林希元有意為之。蔡清於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中進士，後出任禮部祠祭主事，正德改元，任江西提學副使，忤寧王宸濠，遂乞休，事見《明儒·儒林傳》。¹⁸日後寧王叛變為王陽明所平，然其未叛之時，驕矜放縱，蔡清絲毫不妥協，既展現儒者尊嚴，又能預於禍事之前，遠離是非，智慧遠出於時人。林希元以蔡清之行事，證明陳琛的思考，道之所在，行之所在，師徒兩人有相似的仕宦歷程，學者進退之間，唯道所向，乃是閩學宗風所在，蔡清理學名著海內，然而風範所在，學術所向，乃是林希元特別留意之處，學術濡染影響由此可見。¹⁹表彰前輩之思，與時人相與論學，無疑反映林希元深有延續學脈思考，而表彰蔡清門人王宣之餘，同樣著力於師門學行，云：

國朝恢皇治理，至弘治間為極盛。是時也，眾正有彈冠之慶，士君子方樂于仕進，以行其志。先生以弘治中歲高掇鄉科，南宮一跌，以養親為辭，遂爾卷懷。雖朋輩強之而不可，方之徐稚子、蘇云卿，不甚相遠，豈非天下之卓行乎！自科舉之學興，天下之士始則浮華於文辭，終則破碎於經義，遂失渾厚之體，至國朝弘治間極矣。蔡虛齋先生崛起南服，以理學教學者，遂盛行於海內。先生以高明之資，尤能明發

¹⁶ 明·林希元撰：〈贈紫峰先生南歸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9，頁333-334。

¹⁷ 宋·黃榦撰：〈朝奉大夫文華閣侍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勉齋集》卷36，收入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頁423。

¹⁸ 清·張廷玉等撰：〈儒林一〉，《明史》卷282，頁7234。

¹⁹ 明·林希元撰〈復京中故人書〉云：「元平生因不作希世取寵事，故至今日豈以中道改節乎？昔與張羅峰共仕留都，相與甚厚，屢以大禮相援。元以福薄不足，以致遠辭。是時，未有方、霍二公也。及謫泗州，張羅峰、桂見山奉詔北上，又親至泗相援。元以既得罪，不可言大事辭。是時，未有致齋、久庵二黃也。使在留都能從羅峰之招，其位當在方、霍之上矣；使在泗能從張、桂之招，其位當在二黃之上矣。而皆不能。此元不能希世取寵之一驗也。」可見其不附勢依仗的性格。就以明·林希元撰〈自陳不職乞罷黜以弭天變疏〉、〈患病乞歸調理以保殘軀疏〉皆以自疏求退，更可見其仕宦態度。見明·林希元撰：〈奏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3，頁101-104。

明師旨，至有青出於藍之譽。²⁰

王宣為蔡清門人，弘治十七年（1504）中舉，會試卻不幸失利，於是養親為辭，藏身隱退，態度一如其師，林希元褒揚友人高行，更對於科舉深有反省，期以改正浮華文辭，破碎經義情況，念茲在茲，回歸於義理要義，既標舉王宣成就，也直指師門信念所在，以上舉列，皆可見林希元對於蔡清學行的關注，以及對於師徒共同表現的留意。蔡清《四書蒙引》回歸朱熹學術，乃是結合科舉進行的改革反省，用意在於改變士林風氣。²¹重視科舉制度，留意舉業文字，成為林希元關注方向，而對於蔡清的尊崇，正是在師門氛圍當中所獲得的結果，同道相友，以共同學術主張，強化地域鄉土情感²²，形成直道而行的信念，云：

今世學者期一科一第而止耳，既得一第，旋忘其故業，遂逐於富貴聲利之途，終日營營，官不高、富不極不止也。苟可以得富貴者，皆將不顧性命而為之，此其最下者。其或故業不忘，又馳情於詞章華藻之習，詩文必漢唐、書法必晉體。竭一生之力以要時譽，於身心性情了無關涉，經世之術漫焉不講。若此者，雖於富貴聲利有間，亦亦未矣。又有馳志高遠，超脫凡近，遺外傳注，目程、朱為支離，喜談象山易簡之學，聽其言，若姬、孔復生；考其行，則鄉黨自好者不肯為，使後生疑其似而莫辯其真。此惑世之巨奸，聖門之大盜，反不如志富貴聲利者之任情，靡他質實靡偽也。……夫徇外者遺內，逐末者忘本。是故記誦之富，真源之薄也；詞藻之工，道德之衰也。²³

林希元勉勵後學之餘，也說明一般人科舉得官心態，從爭逐富貴聲色，到馳情辭章華藻，

²⁰ 明·林希元撰：〈王一臞先生文集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7，頁266-267。

²¹ 明·蔡清撰〈四書蒙引原序〉云：「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於世道也如此。」明·蔡清撰：〈原序〉，《四書蒙引》，收入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

²² 明·林希元撰〈贈鴻磐王先生掌教甌寧序〉云：「同安，紫陽始仕之地，人才自宋至今未衰而盛。建寧，乃紫陽闕里，又宋世諸儒相望而興。……今之任也，以其分教同安者總教甌寧，必能闡文公諸儒之道，以教其闕里，人才將並肩而出，以追宋室之盛譽。」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8，頁304。

²³ 明·林希元撰：〈送芳洲洪子之任南都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8，頁289。

再到馳志高遠，皆有失其根本。而另一方面，學者馳志高遠之人，喜談易簡之學，疑似而亂真，也是令人擔憂，林希元直指為「惑世之巨奸，聖門之大盜」，學子以科考為目標，然而入仕之後，反而逐漸迷失方向，既非學者之幸，也非國家社會之福，批判既犀利又深刻，閩學之可貴，正是循朱學脈絡，留意科舉得失，唯有究析於理，才能回歸於道，對於世道與人心充滿關懷，對於學風變化無比留心，林希元對於同榜的張岳，也是以此要求，云：

江右之轉，為喜不寐。平生懷抱當次序行之，幸孰大焉。陽明之學近來盛行江右，吉安尤甚。此惟督學者能正之。曾此以語思獻，竟置空言，今執事想不待予贊也。然今日事勢似非淺淺言語能救得，須大擦刮一番。譬之劇疾非參苓著黃能療也。吾兄以為如何？

去聖既遠，今道術為天下裂。江西又有一種新學，迷誤後生，非有許大識見力量莫之克正。聞執事做得方有條緒，中道而廢，豈不重可恨？朝廷只欲行法，豈知適自誤己事也？²⁴

張岳於嘉靖十二年（1533）任江西提學，隔年謫任提舉廣東鹽課，雖然任期很短，但林希元秉持閩學立場，對於新起陽明學說深有疑慮，因此去信請託，要求整治學風，然而隨著好友被貶，對於朝廷自誤之舉，再次去信深致感慨。主要因為林希元親見陽明學術傳布，對於四書新說深有警惕，由此可見，撰成〈祭王陽明總制文〉言其事功，而少及於學術，所謂「維公英資蓋世，雄智出群，涉獵三教，迄自成家」²⁵，暗示陽明出入三教，雖然成家，但不純為儒；然而與之相反，與陽明學說不同的羅欽順，林希元則是頗為欽服，不僅為羅欽順《困知記》撰序，刻之於嶺南，盛贊羅欽順著書明道，乃是躬行君子。羅欽順過世之後，並撰〈祭冢宰羅整庵先生文〉標舉一生「稟天地之浩氣，鍾海岳之精英，得孔孟之正學」，云：

其志蓋欲與古之不朽者爭名於百世之下，豈與瑣瑣者較優劣於一時哉！去聖既遠，

²⁴ 明·林希元撰：〈與張淨峰提學書〉、〈與張淨峰提學書二〉，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5，頁205-207。

²⁵ 明·林希元撰：〈祭王陽明總制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5，頁558。按：林展撰：《羅欽順與學友對陽明學的批判及其時代意涵》（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7月）考察羅欽順《困知記》的傳刻，更留意到林希元撰：〈祭王陽明總制文〉對於陽明事功的稱頌，並非掩其學術的用意而已，也有寄託安南之議收復故土的隱微心思，時局、學術相互糾葛，複雜由此可見，頁141-142。

正學益蕪。務記誦者，掇糟粕而失道腴；攻文詞者，聘枝葉而忘本根；尚玄虛者，淪空寂而寡實用。其有欲拔出乎三者之表，則又厭同喜異，駕偽亂真，自謂繼絕學於孔孟，不知自踏於楊墨；自謂揭日月於中天，不知自作乎雲霧；自謂追蹤於往聖，而不知不齒於鄉人也。先生為此懼，諄諄然力與之辯。杞柳、湍水之論，雖未能倒告子之戈，而仁義人性之篇，蓋已立孟氏之赤幟矣。故嘗論先生之世，射策危科，有二蘇之遇；正學以言，無公孫之曲；急流勇退，有二疏之智；杜門著書，有董子之恬；樂天知命，有淵明之達。辟佛似昌黎，而不感二鳥之光榮，詞賦似相如，而無《封禪書》之導侈，若先生者，豈非千古之人豪也與！²⁶

認為羅欽順堪為千古人豪，雖然性論細處尚有不同意見，但羅欽順高豎旗幟，已有孟子昂藏規模，對其人格、學術、辭采褒揚已極，而話鋒一轉，批評當世學者，自謂繼絕學於孔孟，卻陷於楊墨異端；自謂揭日月於中天，卻留下更多迷障；強調可以追繼聖人，卻被一般人所不齒，違失儒學正道，林希元提醒學術應求學行如一，批判虛偽亂真，對於學風世局憂慮深矣，反映閩學一系關心儒林士風的思考，而查考林希元與羅欽順書信，還有細微之處值得留意，云：

留都接教音，歲月云邁，未及奉答。許序《困知記》，亦未能踐約，雖車塵馬迹，竟日忙忙，實大君子之教未能了了，有難致辭也。茲以狂言獲罪，南遷舟中，無事始得取先生之書從容檢閱，雖未能升堂觀奧，盡得大君子之用心。宮牆外望，大都亦得其一二。乃撰次數言，庸塞前責。極知鄙俚，伏冀改教。「理氣」兩字，實難體認，先儒「理墮氣中」之說誠可疑，執事之辯是也。然理一分殊之論，區區輾轉思之，竟未見著落，更俟請教。²⁷

敘及交情之餘，更及於心得分享，羅欽順在理氣與心性之間，心性主張批駁陽明心學，理氣看法修正朱熹理學，黃宗羲批評羅欽順以理氣為一，心性為二，說法矛盾，²⁸林希元並

²⁶ 明·林希元撰：〈祭羅冢宰整庵先生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5，頁575。

²⁷ 明·林希元撰：〈復羅整庵冢宰書〉，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5，頁192。

²⁸ 清·黃宗羲撰：〈諸儒學案中一〉，《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2月）卷47云：「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為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來一往，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

未提及心性論，基於同樣反對陽明心學，立場顯然一致；至於理氣合一之說，也是頗為認同，只是對於「理一分殊」主張，尚有未解。事實上，理在氣中的見解，也是蔡清重要主張，理先氣後，理氣不雜，乃是標舉理之純粹，以見理對氣的影響，至於理在氣中，由氣見理，則是強調理氣一貫，日用之間得見理的存在，前者重視理論體系完整，後者留意修養的落實，蔡清以氣見理的角度，乃是強調理氣不離關係，以求修養工夫的落實，也反映明儒關注實踐方向。²⁹對於前賢學術要義，林希元自然十分熟悉，「理一分殊」為道南指訣、閩學要義所在，³⁰由分殊以見理一，從日用人生上體證，正是落實工夫的重要方向，也是明代閩學堅持所在，因此「未見著落」，並非不了解「理一分殊」所指內容，而是未能掌握羅欽順道德本體的討論，³¹羅欽順撰〈與林次崖僉憲（辛丑秋）〉一文云：

理氣之論，因拙疾艱於往復，未及究竟，此心缺然。執事理學素精，曾不以之衰朽空疏見棄。弗明弗措，正在今日，敢復有請，計不以為瀆也。僕從來認理氣為一物，故欲以「理一分殊」一言蔽之。執事謂：「於理氣二字，未見落著。」重煩開示，謂：「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物，其分殊也。」究觀高論，固是分明，但於本末精粗，殊未睹渾融之妙，其流之弊，將或失之支離。且天地間亦恐不容有兩箇理一，太極固無對也。³²

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斯言也，即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也，在人為性。理氣如此，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先生之言理氣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則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頁 1109-1110。黃氏乃是將羅欽順學術視為朱學到陽明學中介過渡階段，以見道而未及來評價。

²⁹ 陳逢源撰：〈「靜」與「虛」：蔡清修養工夫之觀察〉，《孔孟學報》第 99 期（2021 年 9 月），頁 182-183。

³⁰ 牟宗三撰：《心體與性體》（三）（臺北：正中書局，1996 年 2 月）歸納李侗開示有四，分別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洒然自得，冰解凍釋」、「即身以求，不事講解」、「理一分殊，始終條理。」頁 4。錢穆撰：《朱子新學案》（臺北市：三民書局，1982 年 4 月）第三冊，納朱熹獲之於延平者有三：一是須於日用人生上融會，一是須看古聖經義，又一為理一分殊，所難不在理一處，乃在分殊處，頁 35。

³¹ 按：明·羅欽順撰：《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8 月），卷 7 云：「愚嘗寤寐以求之，沉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也矣。」頁 7。羅氏以道之所在為理一，上智與下愚之別為分殊，理一與分殊成為解釋性命之妙的觀點，與道南一脈從分殊以見理一的方向並未完全契合。

³² 明·羅欽順撰：《困知記·附錄·與林次崖僉憲（辛丑秋）》，頁 151-152。

從羅氏轉述當中，林希元以理氣觀解釋「理一分殊」，「理一分殊」可以施之於理，也可推之於氣，於是太極為理一，健順五常為分殊；渾元一氣所具為一理，五行萬物為分殊，然而分別而論，不免陷於支離之失，無法達致本末精粗、體用渾融之妙，觀點產生分歧，兩人對於「理一分殊」有不同角度，一是由本體而及工夫，強調理是獨立存在；一是由工夫以見本體，從分殊見理一，必須落實於日用之間，前者由理往下，後者由分殊往上，觀看角度不同，導致詮釋範圍有異，從分殊以見理一，以氣見理的進路，而務求一貫的思考，則無不同。隔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冬、嘉靖二十二年（1543）甲辰夏，兩人又致書討論，集中於理氣關係的梳理。然而必須澄清，兩人更加留意是否可以循朱學脈絡建立清楚詮釋內容，一如羅欽順所言「凡執事之所為說，率本諸晦翁先生，僕平日皆曾講究來，亦頗有得」³³、「且吾二人之學，皆宗朱子者也。執事守其說甚固，必是無疑。僕偶有所疑，務求歸于至一，以無愧乎尊信之實。」³⁴可見兩人皆有深化朱學的用心，其爭執在此，其成就亦在此，從而承朱學而貶陽明，則又是兩人共同主張。於此反映陽明學興起之際，閩學一脈學術交流與發展情形，以及明儒多元思考，有關羅欽順學術之考察，並非本文重點，³⁵然而書信當中，林希元表彰朱學之功，為時人認可，則是清楚可見之事。

三、回歸於四書

林希元標舉前賢，以朱學為宗，以窮理修身為要，既有繼承閩學學脈訴求，也有對治學風的反省，此一信念成為學術思考重點，嘉靖十七年（1538）張岳改任浙江提學副使時，林希元重申主張，云：

蓋自詩章雕鏤之學興，先王經世之迹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始壞。自記誦涉獵之學興，孔門博約之旨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再壞。自良知易簡之學興，程朱義理之學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大壞。……兩浙人文之盛先天下，學術之弊固有。然者吾聞道有要，事有機，督學之官，人文之領袖，世道轉變之要機也。今使督學之官能得經明行修

³³ 明·羅欽順撰：《困知記·附錄·答林次崖僉憲（壬寅冬）》，頁157。

³⁴ 明·羅欽順撰：《困知記·附錄·答林次崖第二書（甲辰夏）》，頁159。

³⁵ 有關羅欽順理氣為一主張，前人討論多矣，理氣為一物，並不是唯物論，或是氣本論，而是保持理的形上性格的情況下主張理氣不離。見鍾彩鈞撰：《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12月），頁212。

者十數人，分布天下，正學安得而不興？士習安得而不變？淨峰少有異質，自知為學，即以孔孟、程朱為宗，日從事於窮理修身之要，再經憂患，磨礱益熟而造詣益深。以若人而督學兩浙，可為人文世道賀矣。昔淨峰兩任提學，所至以道帥諸生，不為空言之教。其在廣右選貢之法方嚴，不貶心以徇時好，君子稱其直。其在江右，易簡之說方熾，能正詞以禁時非，君子稱其義。既而以直失官，而義弗終於楚，君子稱其屈。今淨峰得復其官，而又增秩於兩浙，豈非君子之論獲伸廟堂之上，意固有在是耶！³⁶

所謂以孔孟、程朱為宗，以窮理修身為要，乃是閩學所認取的理學，標準至為清楚，林希元歷數過往張岳秉道行教事蹟，期許在浙江簡拔人才，興正學、變士習，關注治道與世風，有意思的是自詩章雕鏤之學興，而先王經世之學不傳，學術始壞；記誦涉獵之學興，孔門博文約禮之旨不傳，學術再壞；易簡之學興，則程朱義理之學不傳，學術大壞，既與〈祭冢宰羅整庵先生文〉所言「務記誦者，掇糟粕而失道腴；攻文詞者，聘枝葉而忘本根；尚玄虛者，淪空寂而寡實用」的觀點一致，甚至與〈重刊四書蒙引序〉所言「押闔時好，其失也市」、「雕鏤枝葉，其失也荒」、「空談性解，其失也霸」疑慮相同，對於利祿之下，世風日下不僅是漸變而失，而且是疊加的結果，學風影響士人，而士人牽動世局，成為林希元思以改變的情況，功利、文辭而至性解，說法稍有不同，但從其反覆致意，乃是林希元觀察學風的結果，念茲在茲，思以改變，然而憂慮最甚的部分，包括「尚玄虛」、「空談性解」、「易簡之學」等不同描述，可以了解所指就是新興的陽明心學，至於「其失也霸」、「淪空寂而寡實用」的擔心，至為核心之處是「程朱義理之學不傳」。林希元不僅有鄉土地域的情感，更有反思學風與政局的觀察，育才與督學成為林希元與同儕最重要的主張，甚至撰寫陳琛祭文，仍然將婉拒江右督學之命，視為錯失行道契機，³⁷對於陽明心學傳播之際，林希元充滿疑慮，從而在閩學一系學人中反覆致意，以程朱理學為號召，期以形成一股抗衡勢力，陽明心學選舉講論與收招門徒，喚起人心力量，而閩學一系著力於科舉人才，反省時政風氣，則是深有回歸於治道的期待，兩者選擇不同發展方向，也就有不同影響。林希元為官秉道而行，謫居持道而守，留意治道的落實，以學養正的訴求，一生以之，形塑士人修身理政的學術身影，反映在實際措施上，強化閩地與朱學聯結，如撰〈漳浦縣朱文公祠堂記〉云：「紫陽昔牧爾漳，教在我民。冠婚喪祭，其儀今家有而人飫之也，奚

³⁶ 明·林希元撰：〈送張淨峰郡守提學浙江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7，頁277-278。

³⁷ 明·林希元撰：〈祭陳紫峰先生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16，頁586-587。

畜六經四子之衣被天下。」³⁸倡議重建同安文公書院，歷經十年而始成，感慨終於可以「存文公之迹於不沒」³⁹，而嘉靖八年（1529）署理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頒《學政三編》於十郡，士習因之而變，⁴⁰嘉靖十五年（1536）任欽州知州，為靈山縣儒學撰〈靈山縣儒學記〉云：「夫學校不修，有司之過；學業不修，誰任厥咎？是故積學以明道，累行以理身，經政以宜民，釋教以敦俗，是諸子之責，予與當道之所望也，尚其勉之毋負。」⁴¹遷移舊學，移至州署之東，並以俸金助建號舍，學宮煥然一新，⁴²在邊荒之地，沿鄉設立社學，立條教，作訓言，選擇名師，召子弟七八歲以上者教之，先後修建學舍、創辦社學十八所，所謂「朝夕教子弟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可以施政要務，即為辦學，而「人心有天可以理動，誠然乎哉！」⁴³所秉為朱熹之教，所求乃以理而行的施政方針，純然儒者本色，張岳倡建的合浦縣學落成，林希元為之作記，云：

按：學校首政，士夫類能知之。及至當官，往往漫焉費省，委之荒土，何歟？心有所奪，弗暇及也。淨峰之心，非有奪也。政先學校，不亦宜乎！然學校之設，以造士也。……有能窮經明道，克己修身，斐然成章，彬彬輩出。大者為棟梁，小者榱桷，充然備國家之用，無使嶺表諸州得專其美，豈非淨峰公之所望歟！⁴⁴

以教為先，以學為要，成為林希元自許以及勉人重點，也是同儕共同推動的施政方向，從林希元擴散而出的學人共同意識，成為閩學特色所在，撰〈皇明科目題名記〉歷數科舉設置用意，強調科舉取士不可廢，而同安自宋以來名公輩出，有明以來人材為盛，⁴⁵結合科舉與儒學的思維，林希元展現鄉里學人的自覺情懷，乃是源於自身成學體會得來，而對程、

³⁸ 明·林希元撰：〈漳浦縣朱文公祠堂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375。

³⁹ 明·林希元撰：〈重建文公書院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388。

⁴⁰ 明·林希元撰：〈謝恩明節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4，頁159。

⁴¹ 明·林希元撰：〈靈山縣儒學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382。

⁴² 明·林希元撰：〈欽州興造始末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413、415。

⁴³ 明·林希元撰：〈欽州十八社學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386。

⁴⁴ 明·林希元撰：〈合浦縣儒學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383-389。

⁴⁵ 明·林希元撰：〈皇明科目題名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378。

朱理學的重視，則又是鄉土薰染的結果，使命所在，遂於地方治理當中深加留意，此一心境可以從正德十二年（1517）任南京大理事左評事，卜宅都城東北隅，闢交翠亭，張岳為其記云：

退坐是亭，默驗天理流行之機，亦有與之相契者，乃取交翠之語名之，法濂溪也。夫濂溪之學，已極于明通公溥之妙矣，而日用之間，即事即物，所以體驗涵泳此心者又如此，固非初學者之所敢議。然即所謂自家意思者，而深思之，亦可悟求仁之端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夜氣之所息，則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心之本體妙用，隨在昭著，惻隱發乎其動者也，夜氣存乎其靜者也，皆所謂自家意思者也。默而識之，操存而擴充之，湛湛乎！生意遍九垓，而無不之者也。獨窗前之草，與之相契也哉！雖然此與異端所爭者毫末之間爾，察之不精，求之太驟，則陷于揣度作用，而從容自得之意微矣！次厓讀古人書，莫聖賢之道，優游弗舍，務反諸躬，其評獄大理也，每以洗冤澤物為己責，亦有濂溪意思，某知其必無是失，而亦不敢不告。⁴⁶

摯友深有勸勉，既取朱熹「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之意，⁴⁷標舉濂溪道德學問，而「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則契合李侗指點「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的道南心法，⁴⁸朱熹從李侗指點「靜」中體會「默識心融，觸處洞然」法門，開啟一生學術進程，⁴⁹默驗天理流行，尋求心體灑落，辨析毫末之間，避免揣度之失，才能從容自得，雖說是濂溪之學，卻已是閩學系統中融通的理學工夫，同儕的觀察與期勉，可見是身處學術社群，分享學脈精神的結果，而從學友視角，也可得見林希元學術信守的進路，從研讀應試到中舉入仕，時時實踐體證，足以證成程、朱理學可以提供儒者日用之間，即事即物，涵泳體驗的指引，成為一生處世的信念，而《四書存疑》即為思考的成果，云：

⁴⁶ 明·張岳撰：〈交翠亭記〉，《小山類稿》，收入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14，頁449-450。

⁴⁷ 宋·朱熹撰：〈六先生畫像贊·濂溪先生〉，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2月）卷85，頁4209。

⁴⁸ 宋·朱熹編、陸建華、嚴佐之校點：《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十一月十三日書」及「庚辰五月八日書」，頁320-322。

⁴⁹ 陳逢源撰：〈「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10月），頁193-194。

余少經憂患，就學最晚。然自和親筆硯，即喜窮研經理，有聞即記。頗慕橫渠，顧惟寡昧之資，短於聞道。……爰即墳典自求我師，十載沉思，若將有得。無何，宦轍東西，風波蕩折，奚囊舊稿十喪二三。幸視學嶺南，乃克興舊業，佑啟我生。知我者謂既與斯文，不宜獨善，乃以《四子》先付梓人，《學》、《庸》甫就，鴻迹忽遷，南北奔馳，遂虛歲月。回盼往業，有似夢中。既而因病在告，乃復搜尋故紙，庸畢前功。《語》、《孟》二疑，以次落稿。覆瓿之誚，庸知其免。閉戶之勤，有足多者。門人胡、卞二子，請與《學》、《庸》並刻為全書。或曰世方傳傳注之病，易簡是宗，奚乃之學？余曰：「是何言歟？夫義理玄微，窮之弗盡。故在古聖賢終日皇皇，有若曰博曰精，切磋深造，類皆繁難，奚其簡易？且六經諸子於今具在，使子舍傳求心，去繁即簡，豈能頓悟？是故陸子之學，智者之過，匪聖人之衷，大道之蠹也。」或聞之曰：「余過矣。」二子喜曰：「旨哉師言！請書以序。」⁵⁰

林希元歷數從學入仕經歷，也說明研經刊刻過程，其中幾經仕途坎坷，南北奔波，嶺南時期刊《大學存疑》、《中庸存疑》以示學者，其後又續成《論語存疑》、《孟子存疑》，於是在門人倡議下完成《四書存疑》，既是從學、從政研經心得整理，也有對於學子為學的期待，雖然多有周折，但經旨深微，豈能捨傳求心，求其頓悟，對於陸九淵易簡之學的排斥，也有對於程、朱理學的維護，充分反映閩人重視科舉的態度，以及對於學人的殷切期盼，後續又有增訂工作，云：

《四書存疑》余窗稿也。昔提督嶺南，曾刻《大學》、《中庸》以示諸生，四方學者見而悅之，有不見全書之恨。入丞南大理，士多相從學問，於是金陵胡椿、胡棟，江都卞峽共求《論語》與《學》、《庸》并刻，始為完書。建安王氏取其本，翻刻于書坊，顧字多訛脫，觀者弗便。嗜利之徒見此書之行之遠也，欲刻之而嫌起爭，又於《學》、《庸》編首增入數條，更其名曰「明心」，義既不倫，名亦無謂，予病焉，思有以正之，未得也。廢居林下，不忍自泯沒，爰取舊聞復加溫習。幸天不閉其衷，時有開益，經傳子史頗有論著，此書亦有增改。陽溪詹文用氏既刻予《易疑》於書肆，復請曰：「四書近為葉氏所亂，若以今本與文用刊行，彼當自廢矣。」予喜曰：「此吾志也。」乃與之，因道其故於編端，庸用學者。⁵¹

⁵⁰ 明·林希元撰：〈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7，頁244。

⁵¹ 明·林希元撰：〈增訂四書存疑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7，頁245。

門人倡議時間應是嘉靖十年（1531）林希元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時期，其後廢居時間，重加增改，續有增補，前後有胡椿、胡棟、卞崧刻本、建安王氏刻本、葉氏刻本，以及陽溪詹文用刻本等，如今四種刻本均已亡佚，⁵²但《四書存疑》成為坊肆爭刻內容，則可得見，既本於「窗稿」內容，來自於應舉準備，更印證結合舉業的四書詮釋，乃是明儒學術常態，而仕途歷練與世局思索，更有助於義理的探究與反省，延續程、朱學脈，端正士人學風，無疑是串貫其中的核心旨趣，《四書存疑》是林希元學術歸結所在，日後嘉靖二十八年（1549）更上〈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為蔡清所改《大學》內容發聲，云：

今之更正者謂「格物致知」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四章釋「格物致知」，此近世諸儒董槐、葉夢鼎、王柏、車清臣、宋濂、方孝孺、蔡清之所見也。臣取前後諸儒所定，反復詳玩。宋儒之所定，委有未安。近世諸儒更定，義理周盡，委無可議，臣因細加辯析，以明其可從。……故執朱子之說而不欲更改者，固非學者求是當仁之誠，亦豈朱子所望於後學之意哉！臣見方孝孺跋《大學》篆書後云：「聖經賢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所能盡。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世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斯言也，可以解庸俗之惑矣。臣於是仰見天生我皇上之意焉，蓋宋濂等之所見，正當我太祖高皇帝建學造士、尊經設教之日，是書諸儒欲更正而未果，又當我成祖文皇帝表章六經，命諸儒纂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之日，亦未聞有以是進者。逮一百五十年，陛下應運而興。又二十八年，臣乃得以所聞於先正者獻於陛下，豈苟然哉！蓋斯文之顯晦有時，《大學》之書出自孔氏一經，秦火錯亂殘闕者一千七百年，實反正歸全之期，陛下應期而生，蓋有待焉，亦臣所謂天地之祕於是乎泄耳，故曰非苟然也。⁵³

延續蔡清《四書蒙引》從政教回歸於學術，具有強化儒學主體訴求，⁵⁴本篇文章不僅是對皇帝的籲請，更有宣示明儒學術主體的意義，保留明儒義理檢討成果，有意成就一代學術

⁵² 徐長生撰：〈《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新見刻書史料考〉，《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4期（2019年10月），頁24。

⁵³ 明·林希元撰：〈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4，頁164-165。

⁵⁴ 陳逢源撰〈道脈延伸——明代蔡清《四書蒙引》道統觀考察〉，《「2021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VIII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大學中文系、中央大學哲研究所，2021年10月），頁3。

盛事，因此對於固守與變革，斷斷爭辯，明儒數代研經成果，終能使聖經原貌大白於天下，然而必須澄清的是「退經補傳」的方式，避免了朱熹自作「格致補傳」的舉措，但蔡清改本策略與前人也有不同，不僅補入「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也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移於「知止而后有定……」之前，形成「格物者」下綴以「物有本末」，以「物」接「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下接「知止而后有定」，以「知」接「知」的文脈架構，⁵⁵保留朱熹《大學章句》經傳結合體系，因此林希元認為是「千載未全之全書，一朝復全，天下學士、大夫無復遺憾。皇上允為萬世道德之宗，斯文主盟，名與天壤共不朽矣。」⁵⁶充滿斯文有望的期待，但顯然太高估朝廷可以容受的範圍，也太低估明代中晚期紛雜世局，最後結果是削去官籍，⁵⁷起復無望，然而始終關心士風，重視經教，以四書立世道規矩，則又從中可見。

四、學脈之思

林希元對於大同、遼東，都是力主征戰，收復安南之議甚至與好友張岳意見相左，但經略故土之志並未稍減，⁵⁸守土衛邊，充滿書生的「狂」氣；與張璁友好，與嚴嵩相熟，卻沒有攀援牽引，迎合上意，則又有儒者「狷」守特質，嘉靖八年（1529）林希元平定劇寇王基，強調不可招撫養患，並上疏建議：「嚴敕廣東撫按三司速整兵船，討滅海寇。又敕內外文武大臣速處兵食，防禦寇亂，則禍患不生，皇圖永固。」⁵⁹其遠見實在倭患之前，

⁵⁵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1，頁34：調整之後為「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⁵⁶ 明·林希元撰：〈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4，頁166。

⁵⁷ 明·董倫等修：《明世宗實錄》，卷368載：「詔焚其書，下希元于巡按御史問，尋褫其冠帶為民。」至於認為「希元福建同安人，所著書雖間與朱傳不合，自成一家，言多可取者。」顯然只見其跡，未見其延續蔡清，上繼程朱學統之心。明·董倫等修：《明世宗實錄》，卷368，收入黃彰健等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及附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1月），頁6584。

⁵⁸ 明·林希元撰〈王政附言疏〉第17條「邊患」云：「臣嘗披祖宗地圖，往來廉、欽之墟，詢安南山川、土俗、故事，未嘗不恨三楊之失策，而知交趾之可復。」明·林希元撰：〈王政附言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2，頁85。

⁵⁹ 明·林希元撰：〈賞功謝恩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3，頁99。

而屢薦俞大猷更成為一代抗倭名將，⁶⁰可見謀事既遠，治平有道，並非僅是書生之見，自然不能以其不用而輕看，受誣而蔑視。林希元仕途歷練既豐，遂有世局的思索，有助於義理探究，四書成為一生學術歸結所在，近人整理文集，考察版本流傳情形，明嘉靖後刻本有崇禎八年（1635）西酉山房刻《連理堂重刊四書存疑》十四卷十二冊，山西省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1653）鍾秉嶽刻《重訂林次崖先生四書存疑》十六卷十四冊，南京圖書館藏，海外有明刊本《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十二卷，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又明崇禎間桐城方文校刊本《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十四卷（附《四書考異》一卷），日本內閣文庫藏，日本承應三年（1654）據明崇禎方文刻本翻刻。⁶¹而核以海外臺灣所見藏結果如下：

四書存疑善本收錄樣況

題名	卷期頁次	出版項	版本	收藏情形	藏書處
論語存疑	四冊	臺北縣板橋：藝文，1966		存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館
論語存疑	四卷		據日本承應三年（1654）覆刊明崇禎本影印	存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論語存疑 四卷	四卷			存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重刊次崖	十二卷	重慶市：	日本國立公文書	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⁶⁰ 明·林希元撰：〈送虛江俞君擢廣東都閩序〉，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7，頁285-286。

⁶¹ 徐長生撰：〈《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新見刻書史料考〉，《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4期（2019年10月），頁24。

林先生四書存疑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4年	館藏明刊本 合刊：陳紫峰先生四書淺說		
四書存疑	十四卷，考異一卷		日本承應三年村上平樂寺重刊鵜信之訓點本	存	臺灣大學圖書館
四書存疑		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影印年不詳	據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承應三年（1654年）刊本影印	存	國家圖書館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			木板本（日本）	存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	十四卷		明崇禎八年（1635）西西山房刻本	存	山西省圖書館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	11卷，考異1卷			存	筑波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 14卷考異1卷	14卷考異1卷	村上平樂寺刊，1954年		存	日本國會圖書館 日本內閣文庫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經部第四輯收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與日本承應三年（1654）村上平樂寺重刊鵜信之訓點《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本比較，重刊本與重訂本版面安排不同，文字也有差異，以《中庸》注解為例，重訂本言「蘇

子瞻〈留侯論〉」⁶²，重刊本作「蘇子瞻〈張子房論〉」⁶³，說法有異，但無礙於文意了解；重訂本於《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下云：「中節之和看來必以中為本」⁶⁴，重刊本則作「中和之和看來必以中為本。」⁶⁵「中和」是結果，「中節」是過程，言「中和」更為精準；重訂本於《中庸》子曰：「武王、周公」下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⁶⁶，重刊本則作「此章說武王、周公之事」⁶⁷，實則「上章」才正確，兩者文字可以參校；然而內容方面，還有值得玩味之處，《中庸》「君子之道」重訂本於末云：「但觀本文『君子』二字，及《章句》『贊美之』三字，似只當依前說作君子之道。」⁶⁸重訂本則作「言君子言行相顧如此，豈不慥慥然篤實乎！但《章句》不合下箇贊美字耳。」⁶⁹語氣更為堅定。又《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重訂本云：

言君子但即其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蓋其在我者所當盡，而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君子之心，廓然而太（大）公，物來而順應，入於富貴貧賤也，惟因時順理，而為其所當為，不知富貴之為泰，貧賤之為約。入於夷狄患難也，惟因時制宜而為其所當為，不知夷狄之為鄙，患難之為困也。蓋其所主者理，而他舉無所與於中，何往不自得哉！

70

重刊本無此段文字，除了刊刻脫漏的可能性外，也有可能是林希元刪除芟去結果，君子居於其位，為所當為，得失利害不繫於心，富貴貧賤不移其志，因時順理，以理為心，其實是林希元一生奉行原則，既是士人入仕應有的信念，也是引領學子建立正確心態的關鍵內容，林希元不管在朝在野，任何職位，勇於敢言，無所迴忌，秉道而行，理無所虧，立身行事完全貼合詮釋內容，然而最終結局卻是落職鄉居，係於天、係於人，心之所向，事未

⁶²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日本內閣文庫藏，承應三年村上平樂寺重刊鶴信之訓點本），卷2，頁21。

⁶³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影印）經部第四輯冊6（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卷2，頁428。

⁶⁴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2，頁11。

⁶⁵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23。

⁶⁶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2，頁39。

⁶⁷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35。

⁶⁸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2，頁31。

⁶⁹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32

⁷⁰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2，頁32-33。

必能成，又重訂本云：

在上位也，則不恃勢以凌下，以求必得焉；在下位也，則不枉己以援上，以求必得焉。在上在下，惟盡吾所當為而不求於人，是其心安然，於此而何怨之有。以上言之，則此心泰然，與天游而不怨天之不裁祐也。以下言之，則此心悠然，與人自適，不尤人之不裁與也，其心主於理，而其他舉不足以動其中何以是而為豪傑哉！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理便是坦途，俟命隨其自來，聽其自至也。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自是如此。君子隨其所居，惟反己自盡，而不願乎外，何以異於此。夫子以射比君子，最善喻君子，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⁷¹

官場上下之間，唯求心安，君子以理自持，顯然在明代政局格格不入，於是最終重刊本所留文字下為：

故君子無入不自得，又是放開說，若下文在上位、在下位，以至為人君止於仁，凡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是也。⁷²

人倫日用之間，為所當為，行所當行，無入不自得，無疑是最終的領悟，人君止於「仁」更是深有寄託，然而君子在紛亂世局中，激昂熱情而歸於平淡自處，詮釋的擦除增補，事理歷練成長，則又可見學者歷練既豐，學術成熟，從經典當中，提醒君子自處之道，理學有益於人生，由此可見，歷練之後，歸於純粹，更加證明經典詮釋乃是儒者一生以之的事業。而以重刊本與重訂本相較，重刊本不僅清楚標示「續補」，前後補作內容更為清楚，也補入明儒說解內容，云：

薛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即朱子《語錄》之說亦未是，亦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即朱子《語錄》意。⁷³

舉出薛瑄以理氣解費隱，可見者氣也，不可見者理也，饒有澄清與補充作用，⁷⁴有助於朱

⁷¹ 明·林希元撰，清·方文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2，頁33。

⁷²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32-433。

⁷³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29。

⁷⁴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云：「先儒以隱為天命之性，費

熹「用之廣也，體之微也」的了解，⁷⁵林希元認為「道」雖微，卻非不可見，隱然無形，卻是真實存在，引錄明儒的說解，可見參酌更廣，辨析益密。此外，重訂本有《四書存疑考異》一卷，內容已經在重刊本之中，以上種種，可見重刊本更符合林希元晚年學術心得，尤其《大學》改本問題，詳列明儒說法，推崇蔡清改本內容，云：

希元竊謂曰明德、曰至善，理也，曰新民、曰止至善，事也。今以為物，似未妥。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乃三綱領也，知止一條，只是其中事，對他不過，卻分為事物有本末始終並言，則失輕重之等，且上既曰「知上而后有定」云云，則先後之序，誰不知之。又曰「知所先後，則近道」，不亦贅乎！下文八條目，既有格物致知二目，自知止至能得，就是致知以後事，不應於此預言之。依朱子所定本末是解明德新民也，傳既兩舉明德、新民而釋之，又舉本末而釋之，則是註腳之註腳，不尤贅乎！凡此皆可疑者。予自得聞諸名公之說，每看《大學》至此，便覺不樂，但恨未獲告於名公，聞于朝廷而正之耳。按：諸儒所定，蔡虛齋尤似有理，今宜從之。⁷⁶

文理脈絡當中，詳列心中疑惑，才有為蔡清《大學》改本發聲，上〈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之舉，結果非其所料，詳如前述，然而蓄積既久，由此可見，從比對當中，觀察林希元學術所向，應以重刊本為基礎，以重訂本為輔，而串貫其中，大量引錄、討論、分析、檢討，蔡清《四書蒙引》成為義理思考的指引，如「明明德於天下謂明，明德於己，又明之於天下爾，《蒙引》說得最詳，不可不看」⁷⁷、「《或問》謂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正是此意，《蒙引》有辨」⁷⁸；特加表彰者，如「克止是能也，不要說得重，《蒙引》說是」⁷⁹、「《蒙引》說得好，言我之為父子兄弟，皆足以法於人」⁸⁰；調整其說者，如「《蒙引》云：『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詐也。』依愚見似過巧，原小人之為不善，

為率性之道，《蒙引》用之，愚所未喻。朱子語錄鳶飛魚躍，費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曰用之廣，今以鳶魚之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非費之本義。愚謂鳶飛魚躍氣也，必有箇甚麼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著，道之費也，道本無形，隱可見矣。」頁429。林希元對於朱熹解釋頗為懷疑，引薛瑄說法乃是做為了解的依據。

⁷⁵ 宋·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22。

⁷⁶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03。

⁷⁷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398。

⁷⁸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20。

⁷⁹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03。

⁸⁰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峽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13。

未必有此意」⁸¹、「《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爾，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⁸²；提出疑義者，如「《蒙引》自表及裡，自裡及表之說，未知然否」⁸³、「按此處從來無人如此說，雖《蒙引》亦然，愚只將本文玩味而參之《章句》，便覺有不然處，不知明者以為如何」⁸⁴；反駁說法者，如「《蒙引》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全體事』恐非」⁸⁵、「《蒙引》似未分曉其動靜之分，皆是先儒之說，愚未敢以為然」⁸⁶；甚至初為不然，後始相信，云：「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可從也」⁸⁷，字句之間，深加思考，蔡清《四書蒙引》成為林希元義理思考基礎，延續學脈成為貫串《四書存疑》的主軸，然而有意義的是林希元採取宗朱而不佞朱立場，提供明儒義理發揮空間，云：

故愚竊取方外之論，而私錄之於此，具其言曰：「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亦朱子之所取也」，最見得到。⁸⁸

此文援引蔡清《四書蒙引》，「方外」乃是「方公」之誤，所指為方孝孺，⁸⁹原本受皇權壓制的學人聲音，成為支持義理推進的力量，從蔡清到林希元一脈相承，宗朱而不佞朱，以宗朱為入道之徑成為林希元思考的進路，辨而證成，驗而有得，無疑是學術發展最佳態度，云：

孟子之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之科舉以文取士，士爭事文藝以待有司之求，天爵不復修，在官多寡行之士矣，天下何由治哉！⁹⁰

期許既深，言之懇切。蔡清《四書蒙引》於《論語·子張篇》「仕而優則學」章云：「蓋學

⁸¹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08。

⁸²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04。

⁸³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20。

⁸⁴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3，頁442。

⁸⁵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00。

⁸⁶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3，頁466。

⁸⁷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0，頁682。

⁸⁸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402。

⁸⁹ 明·蔡清撰，莊照編：《四書蒙引》，卷1，頁35。

⁹⁰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1，頁712。

所以求此理，仕則只是行此理，非有二理也，故曰理同。」⁹¹林希元《四書存疑》云：

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⁹²

相對於蔡清認為學高於仕，學為仕的基礎，仕只是學的實踐，林希元更強調仕也要有學，學也要有仕，兩者相互補充，彼此證成，工作階段不同，但都要窮其理、盡其事，提醒士人應有的職分，以及合宜的心態，不僅釋義更為周密，也展現為學入仕始終如一的信念，分判既密，對於蔡清標舉「虛」的心體修養也就更加留意⁹³，林希元《四書存疑》於《大學》「明明德」章云：

《蒙引》云：「心惟虛則靈。」亦是，但以虛靈分體用，恐未是。蓋心列於臟腑，所以獨靈者，以其虛也。不但人靈，獸亦然，但其靈有限爾。故曰：「惟虛則靈」亦是，但欲以是分體用，吾見虛裡未嘗無用，靈裡未嘗無體。竊恐體用未免於強分，殆非所以語人心本體之妙也。……故具眾理應萬事，只在人之所得乎天，內虛靈不昧是他本體如此，所以謂明德，要只是箇心爾。心惟虛靈不昧，所以能承受許多道理，又能發出來應事，其他臟腑則不能矣。其靈又本於虛，但不可把虛靈分體用動靜，又不可謂虛具眾理，靈應萬事，為何？蓋虛靈雖有兩樣，卻不可作兩時看，其靜時未嘗不靈，其動時未嘗不虛。曰：心官至靈，何止言動，靜亦有靈也。曰：以虛受人是動，亦本於虛也，何止是靜；又具則能應是一串事，乃為分屬虛靈，未免分裂破碎。⁹⁴

相對於蔡清強調「虛靈二字有動靜體用之分」⁹⁵，以「虛靈」做為修養工夫主體，林希元強調虛靈是描述的狀態，兩者是相互支持的結果，虛中有靈，靈中有虛，兼及動靜，「虛靈」是形容人得之於天而具於心的情況，從而可以事理昭著，終能明明德，因此「虛靈」

⁹¹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8，頁391。

⁹² 明·林希元撰，胡樁、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7，頁600。

⁹³ 清·黃宗羲撰：〈諸儒學案上四〉，《明儒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2月），卷46云：「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人心本是萬里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頁1098-1099。

⁹⁴ 明·林希元撰，胡樁、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393-394。

⁹⁵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1，頁30。

是了解「心」最關鍵的詞彙，云：

蓋人之臟腑，惟心居中最貴而獨虛，血氣周流於一身，皆統會於是。人得此氣以有生，必有箇清爽處，其精英則盡萃於是，此心所以獨靈於諸臟，又能管轄乎臟腑肢骸也。理氣不相雜，氣之精英在是，則許多道理亦皆在是，理無計度無營為，氣有計度有營為。凡理之承載敷施，皆氣為之，故心也者，理氣之會，神靈之物，一身之主，萬事之綱也。自心之念慮言則曰意，自心之嚮往言則曰志，自心之具此理以生則曰性，自心之得此理以為性言則曰德，自性之動言則曰情，自情之能動言則曰才。曰意曰志，皆從心也；曰情曰才，皆從德性也，要皆氣之為也，故性情之寂感，氣之動靜也；心之善惡，氣之清濁美惡也；才之優劣，氣之強弱也。人之不能盡其性情才德者，皆氣之為而物欲之蔽，則緣氣而生也。學也者，撤其拘，去其蔽，反其本而復其初也。《大學》之明德，明此也；《中庸》之存省，省此也，雖古今聖賢所說入道門戶不同，要皆不外乎此而從事也。⁹⁶

從理氣不雜的角度描繪「心」體虛靈，心是最特殊的存在，儒學修養強調反本復初，正是由氣見理的工夫，相較於蔡清強調理氣不離，林希元更重視不離中得見不雜的存在，標舉儒學價值，境界所在，提醒學者應有的堅持與理念，紛雜舛錯當中要有清敏正確的目標，心之為要，由此可知，工夫不可輕廢，亦可得見，云：

夫道具於心而該動靜，方其靜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天真湛若，物欲不生，雖鬼神有莫窺其際者，道何離之有。惟其動也，外物一接，思慮亦萌，天理固當發見，人欲或萌乎其間，而斯道之離，多在此時，君子體道之功，固無時無處，不致其謹，而於此尤當用力處也，《大學》所謂意，周子所謂幾，即是此處。⁹⁷

道具於心，固無可疑，然而動靜之間，思慮既萌，難免人欲乘之，因此體道之功，存養與省察必須兩相並行，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林希元統合動靜，強化修養功夫，指引學者起心動念之間，時時刻刻應秉道而行，出於歷練心得，絕非憑空揣想得之，云：

敬是檢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於逸，如今看書寫字，心尚馳出外去，故須有

⁹⁶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頁394。

⁹⁷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2，頁421。

箇檢束他方法，敬便是檢束方法，……問心德何如？曰：德者得也，謂得乎天之理也，理在天地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言為人所得也。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凝成形質，然有不滯形質者在，最為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英則總會在心，此是形質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之心德。

98

林希元以「精英」來建構「虛靈」的存在，心為氣之精英，出入變化，不滯於形質，靈覺寂感，遂能體察心體之德，然而心之靈矣，馳騁奔放，無一時之寧，唯有「敬」才能檢束，才能避免外馳，才能得見昭著流行之理，而程朱理學最核心工夫即是「敬」，從蔡清的「靜」而及「虛」，至林希元的「敬」，其實也再現了朱熹融鑄「道南」與「湖湘」的學術進程，⁹⁹足以證成閩學一脈深有淵源，工夫純粹，在動靜之間，深有反省，云：

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或謂如此則靜時存心，就該得養性矣？愚謂尚有毫釐之差，蓋應事接物，順其性而不害是動，養也；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¹⁰⁰

覺察心體性理的存在，存養兼駭動靜，應事接物，日用之間，修養不斷，無一念之失，心之為要，落實於工夫的思考，則又可見歷練當中獲得結果。從而在心與理之間，蔡清在朱、陸之辨議題上，認為陸象山「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¹⁰¹，有助長之失，林希元則延續此一理學公案，認為指責朱熹以成就象山說法的學者未必有足夠裁判能力，云：

朱註卻在能求放心，始可以學問，其病與此一般是皆朱子之偏處，而愚未能釋然者，妄意朱子之平生受用在此，其受病亦在此，意其見非於陸子者，亦或以是，此則吾道之公心，不敢黨於朱子也。今之學者或祖陸而非朱，然予考其存心制行，使陸氏

⁹⁸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6，頁541-542。

⁹⁹ 陳逢源撰：〈「道南」與「湖湘」——朱熹義理進程之檢討〉，《「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頁211-215。

¹⁰⁰ 明·林希元撰，胡樵、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12，頁721。

¹⁰¹ 明·蔡清撰，莊煦編：《四書蒙引》，卷1，頁41。

再生，必斥之門牆之外，非但無得於道問學之功，又兼其尊德性者而失之，何足論朱陸之異同哉！修德凝道之功既盡，則至道在我，安往而不利哉！故以之居上位，則道足以濟天下而不驕逸，以之居下位，則道足以尊君上而不敢悖叛，國有道則言者身之文也，必以言揚而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則謹言而不輕發，其默足以容其身而不致於取禍，《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矣。¹⁰²

對於時人批判更為嚴厲，立場遠較蔡清更為強烈，朱陸異同成為學人妄議內容，自身缺乏修養，自以為公允，其實早已偏離儒者精神，既輕忽了道問學，更違論尊德性，儒者以道自持，乃是最先決條件，因此居上而不驕，居下則不叛，有道則言揚以興國，無道則緘默以保身，由此得見士人之道，有助於國，有益於身，林希元在明代世局當中的錚錚之言，然而意之所向，更有對於陽明心學既起，學術流於輕議的批評。由此可見林希元《四書存疑》扞衛閩學，攻擊浙學，標舉蔡清學術之餘，也對於陽明學術多有檢討，立場鮮明，只是牽涉既廣，並非本文篇幅所能處理，有待日後摘錄分析，茲不再贅。

五、結論

明代做為近世思想發展的開端，在傳統心學、理學，明清考據學的視野中，仍有許多待發掘內容，而從地域角度發展出「多元視域」觀察，¹⁰³重新檢視多元並存樣態，確實可以得見明末思想的紛呈多彩，在斷裂與延續當中，存在思想的伏流，陽明心學既起，儒學往庶民發展之際，閩地學者在構建學脈，延續程、朱思想，從而在科舉、士人當中，標舉理學精神，重塑儒者典型，林希元乃是極為重要推動者，卻為人所疏忽，林希元《四書存疑》於《論語·學而》「賢賢易色」章云：「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真可謂能致其身者。」¹⁰⁴標舉士人氣節，成為衰亂世局的遺響。筆者整理明代四書講章著作，發覺蔡清、陳琛、林希元為諸多著作經常引列學者，成為救治衰微世道，振起士風關鍵人物，¹⁰⁵三人成為明代閩學一脈重要學人，只是蔡清、陳琛入仕後，旋即奉親歸隱，對於時政參與不深，林希元卻是身處明代變局人物，包括朝廷大禮議，安南、流寇、大同兵變、

¹⁰²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3，頁457。

¹⁰³ 呂妙芬撰：《多元視域中的明清理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3年5月），頁9-11。

¹⁰⁴ 明·林希元撰，胡椿、卞崧同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卷4，頁470。

¹⁰⁵ 陳逢源撰：〈明代四書學撰作形態的發展與轉折〉，《國文學報》第68期（2020年12月），頁84。

遼東軍亂等內政外患問題；¹⁰⁶陽明批駁朱學，羅欽順批駁心學，攸關明清學術發展，林希元無不參與其中，與相關人物有所交誼，往來書信成為觀察明代思想競逐重要材料，而對於舉業的用心，對於士風的提倡，乃至於閩學學脈的建立，卓然有其成績，則又是明確可見之事，尤其具有意義的是林希元宗朱而不佞朱，尊朱而補朱的主張，所強調的不是因襲無所更改，而是循朱學而深化，提供明儒學術發展空間，有助於學術主體的建立。然而斯文未就，曾被劾以「貪污不職」罷黜，¹⁰⁷與〈祭告先人文〉中自承「方其為學也，專志讀書，田園不視，家業為之盡傾。及其入仕也，心在朝廷與天下，不自封植，家計為之不立。今之歸也，債負不能償，日用無所取，稱貸無所獲，亦已矣。而身為大夫，家廟不能建，使祖宗神主栖於頽垣破屋之下，罪何如也！」¹⁰⁸情況不符；而朱紱言其「負才放誕，見事風生，……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¹⁰⁹斥為地方勢家豪族，專營不法，有辱斯文，¹¹⁰然林希元於〈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交代始末，云：

昔丞大理，欲討遼東叛軍，忤拂夏桂洲，謫守欽州。在欽欲正安南，復忤夏桂洲、毛東塘。廢居林下，然猶志在鄉國民物。海寇機夷之禍，猶言於何古林巡按，姚、柯二海道。薦汀州守備、門生俞大猷，何巡按用之，遂平海寇於漳浦。嘉靖三十六年，強盜黃老虎流剽同安，虜鄉官郭貴德、知縣並其家屬，分劫劉御史等家，殺死官兵、鄉夫十餘人。元幸家丁、店客齊心備擊，擒斬楊薰卿等六賊，因得其姓名、籍貫，以告守巡道。窮兵追捕，掃其窟穴，盜賊屏息，於今十年。冢宰默泉吳公時為分守，嘉寒家得賊之功，行文府縣賞勞有功之人。彼時寇欲反仇，元遣家人致書

¹⁰⁶ 何丙仲撰：〈林次崖希元先生年譜〉，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頁712-734。

¹⁰⁷ 明·董倫等修：《明世宗實錄》，卷245，嘉靖二十年正月辛亥條，收入黃彰健等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及附錄》頁4928。明·林希元撰：〈安南功成乞查功補罪以全臣節揭帖〉一文云：「元以不才被論去官，不知所論何事？途遇須知官回自京師者，咸云：『科道諸公謂元平生居官無可議，建議征南亦是至當不易之論。但今非其時，計莫登庸降，本當以腊月至，過期不至，疑是元沮撓。故略彈論以相警，意吏部必不便議罷黜。』已而吏部果議留用，科道諸公甚以為當，不意明徑批『特與閑住』。命下之日，物論驚駭，科道諸公咸共嘆息，追悔莫及。」明·林希元撰：〈安南功成乞查功補罪以全臣節揭帖〉，收入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6，頁236。林展撰《羅欽順與學友對陽明學的批判及其時代意涵》認為是毛伯溫等同僚妒忌與排擠。見林展撰：《羅欽順與學友對陽明學的批判及其時代意涵》，頁148。可知此乃安南事牽累的結果。

¹⁰⁸ 明·林希元撰：〈辛丑至家祭祖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6，頁601。

¹⁰⁹ 明·朱紱撰：〈閱視海防事〉，《朱中丞覽餘集》，卷1，收入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冊，卷205，頁2158。按：朱紱文中直言「蓋漳泉地方本盜賊之淵藪，而鄉官渡船又盜賊之羽翼」，其偏見由此可見。

¹¹⁰ 林麗月撰：〈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歷史學報》第8期（1980年5月），頁99。

求救於都御史朱秋崖。怒家人撞突，既加之罪，不錄家人得賊之功。元由是絕口不言，當世事於今十年矣。茲聞倭寇有南窺之志，恐家族鄉里之人陷於水火，故不復避而蒙冒有言，伏祈垂察焉。¹¹¹

一生憂心於國事，關心鄉里，迭遭困辱，始終未改初衷，家人衝撞，竟致牽連，實乃無妄之災。¹¹²林希元思以道濟天下，始終以儒者自持，學行並無違失，只是學術未受關注，其行亦受污損，不得不加以澄清，撮舉觀察如下：

- 一、明代閩學一脈，雖以蔡清為首，但是考察彼此關係，其實是以林希元為核心所形成的學術社群，所撰《四書存疑》不僅是舉業之作，更是致敬蔡清學術，延續朱熹學脈的重要事業。
- 二、林希元對於蔡清的尊仰，乃是欽羨終身，認為朱熹學術未可輕議，雖以朱學為宗，卻也容許拾遺補漏，於此展現遠宗朱熹、近尊蔡清的學術立場，成為明代閩學一脈的學術宗旨。
- 三、心為氣之精英，出入變化，不滯於形質，靈覺寂感，馳騁奔放，無一時之寧，唯有「敬」才能避免外馳，才能得見昭著流行之理，從蔡清「靜」而及「虛」，至林希元的「敬」，再現了朱熹融鑄「道南」與「湖湘」的學術進程。
- 四、林希元強化修養功夫，統合動靜，體道之功，存養與省察兩相並行，日用之間，無時無處不用其力，並無一念之失，指引學者起心動念之際，應秉道而行，則又可見出於歷練心得，並非憑空揣想出來。
- 五、林希元以程朱理學為號召，回歸於治道的期待，在閩學一系學人中反覆致意，鼓舞科舉學人，反省時政風氣，在陽明心學傳播之際，期以形成一股抗衡力量，在心學興起光芒下，形成不同光影的學術活動。

儒者要觀其制行，進退窮達不改其志，斯乃道之所在，林希元對此深有堅持，明代紛擾世局中，無疑是極具意義人物，〈自述〉云：

¹¹¹ 明·林希元撰：〈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上冊，卷6，頁231。

¹¹² 按：據林希元撰〈祭何沅溪司寇文〉云：「然予家居被枉于當道，訴於闕下，當路沮焉。先生為予求之者凡十次，始得一行。」明·林希元撰〈祭何沅溪司寇文〉，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5，頁581-582。所幸友人協助，終能自白。又〈鳳山得地記〉云：「予以丁亥冬起廢，自戊子至今丁未首尾二十年。今計尚須白金百餘，而功始畢。然昔日之成者又將壞，昔之捐囊相助者，猶責償未已。嗟乎！予登第三十一年，居官二十一年，一第之營至二十三年而未就。東塗西抹，左支右吾，而予之心亦良苦，其力亦勞矣。」明·林希元撰：〈鳳山得地記〉，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0，頁401-402。窘迫情況，全然不是豪族模樣，誣枉應予澄清。

孫臏既刖足，猶能破魏軍。范雎既折脅，猶能霸嬴秦。英布曾黥面，而乃受茅分。馬遷下蠶室，《史記》迄有聞。曰予雖蒙難，性命幸苟存。著述猶可勉，天未喪斯文。風雲如有會，猶解策華勛。¹¹³

雖蒙其難，不改其志，心念所在，有待後人究察，《四書存疑》對於後代舉業有莫大影響，然而志懷所及，又豈能以一端而論，一如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所說「雖有科舉功令，然不得專以科舉功令為說」¹¹⁴，朱熹遭受朝堂攻擊，落職罷祠，¹¹⁵又豈知日後平反。林希元《四書存疑》因科舉而得流傳，卻不能單純以科舉為說，學術必須回歸於撰作初心，則又必須細加分判，本文撮舉觀察結果，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¹¹³ 明·林希元撰：〈自述〉，明·林希元撰，何丙仲校注，廈門市圖書館編：《林次崖先生文集》下冊，卷17，頁624。

¹¹⁴ 錢穆撰：〈朱子之四書學〉，《朱子新學案》第4冊（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4月），頁180-181。

¹¹⁵ 宋·沈繼祖撰〈劾朱熹疏〉歷數朱熹六項大罪，甚至攻詰隱私，羅織罪狀，其勢洶洶，詳見宋·葉紹翁撰：《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2月）丁集〈慶元黨〉所載，頁143-145。元·脫脫等撰：〈胡絃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6月）卷394，更透露沈繼祖所論，其實出自胡絃手筆，韓侂胄以趙汝愚以及朱熹之徒多知名之士，無法一一誣以罪，遂設偽學之目以擯之，胡絃、沈繼祖皆其馬前卒，頁12023-12024。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朱熹 ZHU, XI 撰：《四書章句集注》*Si Shu Zhang Ju Ji Zhu*（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 An Press，1991 年 2 月）。
- 宋·朱熹 ZHU, XI 撰，陳俊民 CHEN, JUN-MIN 校編：《朱子文集》*Zhu Zi Wen Ji*（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Wu Foundation，2000 年 2 月）。
- 宋·朱熹 ZHU, XI 編、陸建華 LU, JIAN-HUA、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延平答問》*Yan Ping Da Wen*，《朱子全書》*Collect works of Zhu Xi* 第 1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ress，2002 年 12 月）。
- 宋·黃榦 HUANG, GAN 撰：《勉齋集》*Mian Zh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3 月）。
- 宋·葉紹翁 YE, SHAO-WENG 撰：《四朝聞見錄》*Records of Hearing and Seeing in the four dynasties*（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9 年 2 月）。
- 元·脫脫 TUO, TUO 等撰：《宋史》*History of So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6 月）。
- 明·林希元 LIN, XI-YUAN 撰，何丙仲 HE, BING-ZHONG 校注，廈門市圖書館 XIAMEN MUNICIPAL LIBRARY 編：《林次崖先生文集》*Lin Ci Yai Xian Sheng Wen Ji*（廈門 Xiamen：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 12 月）。
- 明·林希元 LIN, XI-YUAN 撰，胡椿 HU, CHUN、卞嶸同 BIAN, LAI-TONG 校：《重刊次崖林先生四書存疑》*Chong Kan Ci Yai Lin Xian Sheng Si Shu Cun Yi*，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BIAN ZUAN CHU BAN WEI YUAN HUI 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影印）*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經部第四輯冊 6（重慶 Chongqing：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4 年 1 月）。
- 明·林希元 LIN, XI-YUAN 撰，清·方文 FANG, WEN 訂：《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Lian Li Tang Chang Ding Si Shu Cun Yi*（日本內閣文庫藏，承應三年村上平樂寺重刊鶴信之訓點本）。
- 明·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撰：《明史》*History of Mi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4 年 4 月）。

- 明·張岳 ZHANG, YUE 撰：《小山類稿》*Xiao Shan Lei Gao*·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7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3 月）。
- 明·陳子龍 CHEN, ZI-LONG 等選輯：《明經世文編》*Ming Jing Shi Wen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2 年）。
- 明·焦竑 JIAO, HONG 輯：《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Jiao Tai Shi Bian Ji Guo Chao Xian Zheng Lu*，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BIBLIOGRAPHY COLLECTION COMMITTEE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Archives Series*（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zhuang yan wenhua co., ltd.，1997 年 6 月）。
- 明·蔡清 CAI, QING 撰，明·莊煦 ZHUANG, XU 編：《四書蒙引》*Si Shu Meng Yin*，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20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明·羅欽順 LUO, QIN-SHUN 撰：《困知記》*Kun Zh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0 年 8 月）。
- 清·金鉉 JIN, HONG·鄭開極 ZHENG, KAI-JI 纂修：《〔康熙〕福建通志》*Fujian Tong Zhi* 下冊，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BEIJING LIBRARY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AND EDITING GROUP 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jing Library Rare Book Series* 35 冊（北京 Beijing：書目文獻出版社 Bibliographic literature Press，1988 年 2 月）。
- 清·周學曾 ZHOU, XUE-ZENG·尤遜恭 YOU, XUN-GONG 纂，吳之錕 WU, ZHI-WU 修：《〔道光〕晉江縣誌》（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抄本影印）*Jinjiang County Chronicle*，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Integrated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Fujian Prefecture and County Chronicles* 冊 25（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2000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 撰：《明儒學案》*Ming Ru Xue An*（臺北 Taipei：華世出版社 Hua Shi Press，1987 年 2 月）。

近人論著

- 王一樵 WANG, YI-QIAO：〈從「輔翼聖教」到「改正經傳」：林希元思想研究〉“Cong Fu Yi Sheng Jiao Dao Gai Zheng Jing Zhuan Lin Xi Yuan Si Xiang Yan Jiu”，《史耘》*Shi Yun* 第 10 期（2004 年 9 月），頁 23-45。DOI：10.6609/THC.2004.010.023。

- 王一樵 WANG, YI-QIAO：《從「吾閩有學」到「吾學在閩」：十五至十八世紀福建朱子學思想系譜的形成及實踐》*From Daoxue to Minxue: Cheng Zhu School of Confucianism in Fu-chien, Fif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y*（臺北 Taipei：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ster Thesis，2006 年）。
- 牟宗三 MOU, ZONG-SAN：《心體與性體》（三）*Xin Ti yu Xing Ti(III)*（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1996 年 2 月）。
- 呂妙芬 LÜ, MIAO-FEN：《多元視域中的明清理學》*Duo Yuan Shi Yu Zhong de Ming Qing Li Xue*（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2023 年 5 月）。
- 林麗月 LIN, LI-YUE：〈閩南士紳與嘉靖年間的海上走私貿易〉“Min Nan Shi Shen yu Jia Jing Nian Jian de Hai Shang Zou Si Mao Yi”，《歷史學報》*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第 8 期（1980 年 5 月），頁 91-111。DOI：10.6243/BHR.1980.008.091。
- 徐長生 XU, CHANG-SHENG：〈《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新見刻書史料考〉“Tong An Lin Ci Yai Xian Sheng Wen Ji Xin Jian Ke Shu Shi Liao Kao”，《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Jim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第 22 卷第 4 期（2019 年 10 月），頁 22-31。
- 高令印 GAO, LING-YIN、高秀華 GAO, XIU-HUA 撰：《朱子學通論》*Zhu Zi Xue Tong Lun*（廈門 Xiamen：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2007 年 9 月）。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明代四書學撰作形態的發展與轉折〉“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the Writing about the Four Books in Ming Dynasty”，《國文學報》*Bulletin of Chinese* 第 68 期（2020 年 12 月），頁 67-102。DOI：10.6239/BOC.202012_(68).03。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靜」與「虛」：蔡清修養工夫之觀察〉“Jing yu Xu Cai Qing Xiu Yang Gong Fu zhi Guan Cha”，《孔孟學報》*Journal of Confucius* 第 99 期（2021 年 9 月），頁 173-202。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道脈延伸——明代蔡清《四書蒙引》道統觀考察〉“Dao Mai Yan Shen: Ming Dai Cai Qing Si Shu Meng Yin Dao Tong Guan Kao Cha”，《「2021 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III 研討會」論文集》*2021 Nian Song Ming Qing Ru Xue De Lei Xing Yu Fa Zhan VIII Yan Tao Hui Lun Wen Ji*（桃園 Taoyuan：中央大學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2021 年 10 月），頁 1-22。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融鑄」與「進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歷史思維〉*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Historical Thinking in Zhu Xi's Four Books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臺北 Taipei：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2013 年 10 月）。
- 黃彰健 HUANG, ZHANG-JIAN 等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及附錄》*Ming Shi Lu Fu Jiao Kan Ji Ji Fu*

Lu (臺北 Taipei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65 年 1 月)。

錢穆 QIAN, MU : 《朱子新學案》 *Zhu Zi Xin Xue An* (臺北 Taipei : 三民書局 San Min Book , 1982 年 4 月)。

鍾彩鈞 ZHONG, CAI-JUN : 《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 *Ming Dai Cheng Zhu Li Xue de Yan Bian* (臺北 Taipei : 中研院文哲所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 2018 年 12 月)。

Scholars and Taoism:

Lin Xiyuan's Academics and His Four Books (Sishu Cunyi)

CHEN, FENG-YUAN

(Received July 10, 2023 ; Accepted February 5, 2024)

Abstract

Lin Xiyuan, styled Maozhen, nicknamed Ciya, was born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Chenghua(1481)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died in the forty-fourth year of Jiajing(1565) at the age of eighty-five. He was born in Tong'an County, Quanzhou Prefecture, Fujian. In the twelfth year of Zhengde(1517), Ding Chou was promoted as a Jinshi and awarded Dali Temple in Nanjing as a judge. In the first year of Jiajing(1522), the "Eight Essentials of the New Policy" was submitted to help the new bureau;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inspect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wrote "Three Editions of Learning and Politics" to correct the morals of scholars; served as the Yousi Chancellor of Dali Temple, and wrote "Wangzheng Postscript" with a total of 21 articles, etc., which advocated Confucianism to govern the country, established a great policy of governance, and even had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However, he corrected the biography of the "University" and advocated that the abolition of living at home, although at odds with the world, but when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being a student, an official, and a person are all in line with the Confucian aspirations.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was written not only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also to pay tribute to Cai Qing and continue Zhu Xue's academic career. Lin Xiyuan was an important promote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Fujian studies.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can be se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eng and Zhu Neo-Confucianism, so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course of Lin Xiyuan's thinking, sort out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and delve into the diversit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mpeting for ideological observation, hoping to restore Lin Xiyua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 Lin Xiyuan, the Questions of the Four Books (Sishu Cunyi), Min Xue, Imperial Examinations, Zhu Xue